

中国散文论坛

——散文名家之讲演、评析及作品

论坛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散文学会
北大在线“北大讲坛”

论坛主题：20世纪末中国散文回顾与总结

顾问（排名不分先后）

林 非 温儒敏 陈平原 曹文轩
王岳川 周 明 赵为民 龙协涛
王宗仁 魏国英 李 东 董 琦

主审 林 非

主编 江 力 琼 虎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论坛——散文名家之讲演、评析及作品/江力,琼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

ISBN 7-301-06591-4

.中... . 江... 琼...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散文-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 I267 I207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1359 号

书 名: 中国散文论坛——散文名家之讲演、评析及作品

著作责任者: 江 力 琼 虎 主 编

责 任 编 辑: 李 东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6591-4/ I · 0651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14.875 印张 432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言

林 非

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散文学会和“北大在线”主办的“中国散文论坛”，以“20世纪末期中国散文的回顾与总结”为主题，于2002年4月13日—5月23日之间，先后邀请了几位著名的散文作家，向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以及社会各界关爱散文的朋友们，发表了精彩的讲演，诉说他们各自在艰苦跋涉过程中的追求、感受和困惑，以及对于这种文体本身的种种理性思考；同时还邀请了几位著名的学者，从宏观的文化背景出发，对主讲者的这些见解进行中肯的评点，提出了不少生动有趣的质疑。像这样由学者和作家共同来参与，从创作与理论的不同视角，交叉融会地直面那些很有意义的课题，对于认识的深化必将具有推动的作用，可以说是为学术研究向着纵深发展，提供了一种生动的方式。出席讲座的热心听众，共有两千余人，也不断提出问题，要求得到回答。通过这些坦诚、尖锐、睿智和深邃的质疑和提问，在与讲演者的见解相互触发、碰撞、磋商和反馈中，就使得这几场充满学术个性和平等精神的对话，步步地引向了深入。

整个讲座经常爆发出笑声和掌声的这种热烈气氛，深沉有力地提醒着所有与会的人们，要进一步地去思索当前的中国散文创作和理论批评，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获得前进与发展？像这样各抒己见，相互启迪的平等和健康的学术氛围，就既切合于散文本来就是向读者平等地交心与对话的这一文体特征，又恰巧是“五四”文化精神的很好的发扬。

整个讲座所提出和涉及的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确实是十分广泛的。譬如关于散文文体的内涵，在从古典趋于现代的过程中，如何继承与发扬民族的传统，借鉴与吸收外来的影响？譬如关于散文

的功能,如何自由自在地抒发个性,去探索人生与世界的奥秘,思考人类的命运、存在的价值以及人性的复杂变化?如何在诉说自己生命的体验、精神的困惑、内心的搏战与感悟的升华中,充满激情、蕴涵哲思和栩栩如生地描述出种种社会和自然的场景?譬如关于散文的审美追求,如何去发挥多种多样的艺术技巧,锤炼出美轮美奂的文字和充分展现自己独特的风格,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话题,太值得去进行深入的探讨了。这个深入探讨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推动 21 世纪的中国散文继续向前迈进的过程。

很感谢全国各地许多媒体,十分关注这一次的“中国散文论坛”,给予了相当详尽的报导,使得整个讲座所探讨的各项有关散文的话题,也引起了海内外关心这一话题的许多朋友,兴致勃勃地进行谈论与思考。这次讲座所产生的影响,诚然可以说是相当广泛和深远的。

为了将这次讲座中间所有的讲演、发言和提问的文字材料,整理和编纂成这本极有文献价值的书籍,非常辛苦地参与操作和运转了整个工作程序的江力先生,又花费了很多的精力,耐心和细致地完成了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这样就可以让关心此次“中国散文论坛”的许多朋友,很方便地去进行查阅与研究。本书还分别选录了几位讲演者的散文篇章,正好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印证与考察其有关的理论主张,同时也增添了阅读的兴味,真是一桩令人击节称赏的快事。

2003 年 6 月 28 日于北京静淑苑

序 言	林 非(1)
“中国散文论坛”开篇辞	温儒敏()
季羨林散文	()
春归燕园	()
幽径悲剧	()
二月兰	()
怀念乔木	()
赋得永久的悔	()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
清塘荷韵	()
《牛棚杂忆》自序、后记等	()
九十抒怀	()
“中国散文论坛”第一讲	()
林非：让作品活在读者心里	()
陈平原：散文的四个问题	()
问与答	()
林非散文	()
童年琐记	()
母亲的爱	()
武夷山九曲溪小记	()

话说知音	()
询问司马迁	()
浩气长存	()
汨罗江边	()
灵魂的震撼	()
大学里的读书生活	()
春节的祝愿	()
“中国散文论坛”第二讲	()
卞毓方：“美”和“妙”——我的散文观	()
问与答	()
卞毓方散文	()
煌煌上庠	()
凝望那道横眉	()
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	()
雪冠	()
北大三老	()
烟云过眼	()
妩媚得风流	()
“大”，是渗透在骨子里的	()
“中国散文论坛”第三讲	()
余秋雨：生命历险、文化共鸣	
——散文写作的理由	()
问与答	()
余秋雨散文	()
道士塔	()
遥远的绝响	()
江南小镇	()
皋兰山月	()

西湖梦	()
文化敏感带	()
关于嫉妒	()
布拉格	()
“中国散文论坛”第四讲	()
王充闾:渴望超越	()
王岳川:关于王充闾散文的学术点评	()
王充闾散文	()
用破一生心	()
两个李白	()
一夜芳邻	()
土囊吟	()
终古凝眉	()
寄情濠上	()
吊客	()
青灯有味忆儿时	()
青天一缕霞	()
“中国散文论坛”第五讲	()
贾平凹:散文的九个问题	()
曹文轩:点评“贾平凹”	()
问与答	()
贾平凹散文	()
一棵小桃树	()
黄土高原	()
静虚村记	()
秦腔	()
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
弈人	()

孙犁论	()
看人	()
说死	()
抚仙湖里的鱼	()
“中国散文论坛”专题	()
散文发展中的个性化问题	王剑冰()
附录	()
附录 1 散文创作十大问题	李晓虹()
附录 2 新散文时代？问题或可能	张颐武()
附录 3 漫谈散文家	苏伟()
附录 4 2002 年中国散文大事记	()

“中国散文论坛”开篇辞

温儒敏

这次“散文论坛”在北大设立，既可以活跃校园文化生活，又为散文的创作、批评提供了一个交流的空间，自然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请容许我代表北大中文系，欢迎各位作家、批评家、学者的光临，同时预祝论坛能办得成功。

当今散文创作异常活跃，名家的、新秀的，忆旧的、抒情的、批判的、哲思的，古典的、时尚的、先锋的、异类的，等等，真是各路诸侯都在显身手，但是对散文的评论和研究是很不够的。事实上有许多新出现的“散文现象”都值得我们研究。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如果单从艺术角度看，是有缺失的，但有那么多读者欢迎他，成了当今最有影响的散文家。在充分满足读者需求这一点上，毫无疑问余秋雨是成功的。到底应当怎样评价“余秋雨阅读现象”？又如，所谓“小女人散文”、“小资散文”、“闲适散文”，评论家不以为然，但事实上越来越时尚，在许多报章上成燎原之势。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散文“消费”现象？如今散文的“生产”已经不只是散文作者自己的事，读者、编辑、出版社也越来越介入创作，甚至“炒作”也对散文的传播阅读起很大的作用。又应当如何评价和应对这种新情况？总之，散文在适应新的时代，在变换新的多样的口味，写作和阅读的方式都在变，有许多新情况是我们以前没有碰到过的，需要我们去跟踪，去研究，去理解。我想，“散文论坛”在促进散文的批评研究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散文不是和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可以比较清楚界定的文体，范围太大，情况太复杂，所以散文的理论研究是比较困难的。与其花很多精力去探究那些争论不清的概念，不如切实研究一些散文创作和

散文现象。我自己没有怎么写散文,但经常读散文。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的是有真性情的、能让人感动、使人的精神得到提升的散文,不喜欢那些鲁迅所说的“小摆设”,那些过于矫饰的文章。我不大受某些评论和炒作的影晌。甚至越是“走红”的作品,我越是有意保持一段距离,能先不碰就不去碰它,至少先“冷”一下再说。我不认为这是高明的办法。只是觉得现在文坛与学界都有些浮躁,我不愿意接受这种状态,宁可保留自己的一点阅读的空间。当然如果要跟踪研究,这么“清高”的态度恐怕又是有所问题的。我真诚地希望能从这个论坛中得到启发。

谢谢大家。

季羨林散文

季羨林

季羨林，男，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县（现并入临清县）。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

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

1937年起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著有《季羨林文集》24卷。

春 归 燕 园

凌晨，在熹微的晨光中，我走到大图书馆前草坪附近去散步。我看到许多男女大孩子，有的耳朵上戴着耳机，手里拿着收音机和一本什么书；有的只在手里拿着一本书，都是凝神潜虑，目不斜视，嘴里喃喃地朗诵什么外语。初升的太阳在长满黄叶的银杏树顶上抹上了一缕淡红。我们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面对着那一轮真正的太阳。我只感觉到满眼金光，却分不清这金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了。

黄昏时分，在夕阳的残照中，我又走到大图书馆前草坪附近去散步。我看到的仍然是那一些男女大孩子。他们仍然戴着耳机，手里拿着收音机和书，嘴里喃喃地跟着念。夕阳的余晖从另外一个方向在银杏树顶上的黄叶上抹上了一缕淡红。此时，我们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同西山落日比起来，反而显得光芒万丈。

眼前的情景对我是多么熟悉然而又是多么陌生啊！

十多年以前，我曾在这风景如画的燕园里看到过类似的情景。当时我曾满怀激情地歌颂过春满燕园。虽然时序已经是春末夏初时节；但是在我的感觉中却仍然是三春盛时，繁花似锦。我曾幻想把这春天永远留在燕园内，“留得春光过四时”，让它成为一个永恒的春天。

然而我的幻想却落了空。跟着来的不是永恒的春天，而是三九严冬的天气。虽然大自然仍然岿然不动，星换斗移，每年一度，在冬天之后一定来一个春天，燕园仍然是一年一度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然而对我们住在燕园里的人来说，却是“镇日寻春不见春”，宛如处在一片荒漠之中。不但没有什么永恒的春天，连刹那间春天的感觉也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当时我惟一的慰藉就是英国浪漫诗人雪莱的两句诗：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我坚决相信，春天还会来临的。

雪莱的话终于应验了，春天终于来临了。美丽的燕园又焕发出青春的光辉。我在这里终于又听到了琅琅的书声。而且在这琅琅的书声中我还听到了十多年前没有听到的东西，听到了一些崭新的东西。在这平凡的书声中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千军万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声音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向科学技术高峰艰苦而又乐观的攀登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那美好的理想的社会向前行进的开路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我们的青年一代内心深处的声音吗？不就是春天的声音吗？

眼前，就物候来说，不但已经不是春天，而且也已经不是夏天；眼前是西风劲吹、落叶辞树的深秋天气。“悲哉秋之为气也”，眼前是古代诗人高呼“悲哉”的时候。然而在这春之声大合唱中，在我们燕园里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在黄叶丛中，在红树枝下，我看到的却是阳春艳景，姹紫嫣红。这些男女大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巨大的花朵，一霎时开满了校园。连黄叶树顶上似乎也开出了碗口大的山茶花和木棉花。红红的一片，把碧空都映得通红。至于那些“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霜叶，真的变成了红艳的鲜花。整个的燕园变成了一座花山。一片花海。

春天又回到燕园来了啊！

而且这个春天还不限于燕园，也不限于北京，不限于中国。它伸向四海，通向五洲，弥漫全球，辉映大千。我站在这个小小的燕园里，仿佛能与全世界呼吸相通。我仿佛能够看到富士山的雪峰，听到恒河里的涛声，闻到牛津的花香，摸到纽约的摩天高楼。书声动大地，春色满寰中。这一个无所不在的春天把我们联到一起来了。它还将不是一个短暂的春天。它将存在于繁花绽开的枝头，它将存在于映日接天的荷花上，它将存在于辽阔的万里霜天，它将存在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严冬。一年四季，季季皆春。它是比春天更加春天的春天。它的踪迹将印在湖光塔影里，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将是一个真正的永恒的春天。

1979年1月1日

幽径悲剧

出家门，向右转，只有二三十步，就走进一条曲径。有二三十年之久，我天天走过这一条路，到办公室去。因为天天见面，也就成了司空见惯，对它有点漠然了。

然而，这一条幽径却是大大有名的。记得在50年代，我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参观过一个有关《红楼梦》的展览。我看到由几幅山水画组成的组画，画的就是这一条路。足证这一条路是同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有某一些联系的。至于是什么联系，我已经记忆不清。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一点印象：这一条平平常常的路是有来头的，不能等闲视之。

这一条路在燕园中是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称之为“后湖”，他们是很少到这里来的。我上面说它平平常常，这话有点语病，它其实是颇为不平常的。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树成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个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团浓绿，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林中小鸟，枝头鸣蝉，仿佛互相应答。秋天，枫叶变红，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凄清中又饱含浓烈。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

小径另一面是荷塘，引人注目主要是在夏天。此时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仿佛从地下深处爆发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生命力，向上，向上，向上，欲与天公试比高，真能使懦者怯者强，给人以无穷的感染力。

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湖中，一到冬天，当然都有白雪覆盖。在湖中，昔日的潏潏的绿波为坚冰所取代。但是在山上，虽然落叶树都把叶子落掉，可是松柏反而更加精神抖擞，绿色更加浓烈，意思是想把其他树木之所失，自己一手弥补过来，非要显示出绿色的威力不行。再加上还有翠竹助威，人们置身其间，决不会感到冬天的萧索

了。

这一条神奇的幽径，情况大抵如此。

在所有的这些神奇的东西中，给我印象最深，让我最留恋难忘的是一株古藤萝。藤萝是一种受人喜爱的植物。清代笔记中有不少关于北京藤萝的记述。在古庙中，在名园中，往往都有几棵寿达数百年的藤萝，许多神话故事也往往涉及藤萝。北大现住的燕园，是清代名园，有几棵古老的藤萝，自是意中事。我们最初从城里搬来的时候，还能看到几棵据说是明代传下来的藤萝。每到春天，紫色的花朵开得满棚满架，引得游人和蜜蜂猬集其间，成为春天一景。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评价，在众多的藤萝中，最有特色的还是幽径的这一棵。它既无棚，也无架，而是让自己的枝条攀附邻近的几棵大树的干和枝上，盘曲而上，大有直上青云之概。因此，从下面看，除了一段苍黑古劲像苍龙般的粗干外，根本看不出是一株藤萝。每到春天，我走在树下，眼前无藤萝，心中也无藤萝。然而一股幽香蓦地闯入鼻官，嗡嗡的蜜蜂声也袭入耳内，抬头一看，在一团团的绿叶中——根本分不清哪是藤萝叶，哪是其他树的叶子——隐约看到一朵朵紫红色的花，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味。直到此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一颗古藤的存在，顾而乐之了。

经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不但人遭劫，花木也不能幸免。藤萝们和其他一些古丁香树，等等，被异化为“修正主义”，遭到了无情的诛伐。六院前的和红二三楼之间的那两棵著名的古藤，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是否也被踏上一千只脚，没有调查研究，不敢瞎说；永世不得翻身，则是铁一般的事实了。

茫茫燕园中，只剩下了幽径的这一棵藤萝了。它成了燕园中藤萝界的鲁殿灵光。每到春天，我在悲愤、惆怅之余，惟一的一个安慰就是幽径中这一棵古藤。每次走在它下面，闻到淡淡的幽香，听到嗡嗡的蜂声，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其中情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我快乐得太早了。人生毕竟还是一个荆棘丛，决不是到处都盛开着玫瑰花。今年春天，我走过长着这棵古藤的地方，我的眼前一闪，吓了一跳：古藤那一段原来凌空的虬干，忽然成了吊死鬼，

下面被人砍断，只留上段悬在空中，在风中摇曳。再抬头向上看，藤萝初绽出来的一些淡紫的成串的花朵，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它们还没有来得及知道，自己赖以生存的树干已经被砍断了，脱离了地面，再没有水分供它们生存了。它们仿佛成了失掉了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也没有地方了。

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正的伟人们是决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为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气。这一棵古藤的灭亡在我心灵中引起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段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

但是，这也不行。眼睛虽闭，但耳朵是关不住的。我隐隐约约听到古藤的哭泣声，细如蚊蝇，却依稀可辨。它在控诉无端被人杀害。它在这里已经呆了二三百年来，同它所依附的大树一向和睦相处。它虽阅尽人间沧桑，却从无害人之心。每到春天，就以自己的花朵为人间增添美丽。焉如一旦毁于愚氓之手。它感到万分委屈，又投诉无门。它的灵魂死守在这里。每到月白风清之夜，它会走出来显圣的。在大白天，只能偷偷地哭泣。山头的群树、池中的荷花是对它深表同情的，然而又受到自然的约束，寸步难行，只能无言相对。在茫茫人世中，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呢？于是，它只有哭泣，哭泣，哭泣……

世界上像我这样没有出息的人，大概是不多的。古藤的哭泣声恐怕只有我一个能听到。在浩茫无际的大千世界上，在林林总总的植物中，燕园的这一棵古藤，实在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你倘若问一个燕园中人，决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的，决不会有

任何人关心它的死亡的，决不会有任何人为之伤心的。偏偏出了我这样一个人，偏偏让我住到这个地方，偏偏让我天天走这一条幽径，偏偏又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悲剧；所有这一些偶然性都集中在一起，压到了我的身上。我自己的性格造成的这一个十字架，只有我自己来背了。奈何，奈何！

但是，我愿意把这个十字架背下去，永远永远地背下去。

1992年9月13日